

杨四海散文两题

●杨四海

日落时分的河漫滩

那天的夕阳其红如火，当它距离江面还有几米高的时候，西边天空的那些云朵仿佛在燃烧。来江边眺望日落、拍摄落日的人有很多，他们当中肯定有人看见，那个只顾着仰面看云，却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跤的人，拍了拍裤腿上的沙土，缓缓地走下江堤，在铺满青沙的河漫滩上驻足了很久很久。

那个人是我。黄昏的光线如此炽烈，将梦幻般的橘红色洒在江面与江滩上，我的鼻梁与嘴唇，还有耳朵边，也感受到它的热量。这是一种能够沁入肌肤、渗进骨髓的暖流，犹如那乡村灶膛的火，让我想起自己曾经有过的三年插队知青生活：稻田收工回来已是傍晚，饥肠辘辘的我，快步走进坐落在稻场东边的知青屋子里，点亮那盏煤油灯，迫不及待地淘米下锅，然后坐在锅台下，向灶膛不断添柴添草的情景。记得塞进灶膛里的稻草没有砍来的松枝、割来的茅草好烧，甚至不及六月脱过粒的麦秸好烧，需要我用火钳时而地拨弄，不断地挑起、架空，火苗才会呼呼地舔着那口铁锅。

灶膛中那红红的火焰，在我的眼里，既存在于过去，又存在于现在，它与满天满地的落日火红，是那么得相像。但两相比较，一个是微小、一个宏大辽阔，而且两者原本并无牵连，它们只是在不同的坐标空间，曾经，或现在——映红过我青春和渐渐苍老的脸膛，此刻能够让我再次看见那灶膛的火光，看见村庄屋后后空地上的稻草垛。噢，那些高高的稻草垛哟，在黄昏的光线里是金红色的，深秋季节常常引来成群的麻雀在那里安家落户，在那里叽叽喳喳地叫到天黑，才肯噤声钻进草窝里。

江边的水鸟不像那些麻雀，好长时间过去了，我没听见它们发出那样的聒噪声。刚才我还看见有十多只白色水鸟在浅水中觅食，这会儿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这些水鸟不是落日的欣赏者，在夜晚还没到来之前，便已离开水边。我寻思着，鸟类多是夜盲者，不能像我们人类那样，既喜欢看日出，又喜欢看落日。人类眼中的落日之美与这些水鸟没有关系，它们视野中的美，浮游在河流或湖泊中，只与吃进嘴里的食物味道有关。可是又有谁真的知道，能够激起水鸟味蕾异常兴奋的——是鱼，还是虾？为了见到明天的日出，这些夜盲的鸟儿必

须在前的一个白天里不断地寻找食物、吃饱肚子，才能活到明天，才能生存下去。认真回味，那个傍晚收工回来，坐在锅台下，不断向灶膛添柴添草、等待着米饭的香气扑鼻而来的我，又何尝不是如此？

有两个人从河滩东头朝这边走过来，我听见那个女子小生在喊叫，“你腿上绑了沙袋呀，走得怎么这样慢，太阳快要落山了，走快点好不好，再慢，我就拍不成夕阳西下的芦苇了。”一个男人声音飘了过来，“嘿，你这回可是口误了啊，太阳怎么是落山了，山在哪里，你看见山了吗？明明是落江了么。”他俩越走越近，走到离我只有几步之远时停住了脚步。这位身穿白底蓝花旗袍女子的眉清目秀、身材高挑，她显然感觉到有人听见他俩刚才对话，有点不好意思笑了下，瞥了我一眼，然后对那个胖墩墩的男子揶揄地说道：“有‘落江’这个词吗？还说我，你又在生造词汇了。”“生造词汇”的男子没有再去反唇相讥，他只是说了句：“前面的芦苇更茂盛，我们去那边拍吧。”说着，他便拉过旗袍女子的手，去寻找“夕阳西下的芦苇”的最佳拍摄点了。

我有点诧异，原来那“夕阳西下的芦苇”只是旗袍女子所要的一个背景。逆光远远地看去，那架笨重的相机在男子手上，他正忙碌地忽而站立、忽而蹲下，在选取着各种拍摄角度。我虽然看不清旗袍女子的面目表情，却能看清她背向深秋芦苇时，摆出的一个又一个优美姿势。我在想，这个旗袍女子的侧面站姿最好看，即便那是一个逆光中的灰黑色剪影。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江边广大的事物在降落。浮在江面上的那半个太阳不再刺眼，瑟瑟抖动着，就要沉入河底。或许是那水下的半个太阳的涅槃，一江橙红色的流水，这会儿不仅没有暗淡下去，反而像是更加明亮了。滩边那一丛丛禾本植物的芦苇，高举着茎干上的羽状花絮，也在看落日，它们在秋风中摇曳着，发出飒飒的声响，将钻进苇丛缝隙间的光线忽隐忽现地送到沙滩上，然后斑斑点点地又跳跃在我身上。

太阳终于落进水里。江面上那残存的星星点点的幽红，此刻犹如灶膛中已经没有火焰的那堆稻草灰，点点火星虽然即将熄灭，我却仍然感到了它的灼烫。

眺望日落、拍摄落日的那些人在离去。我看见，那两个完成了“夕阳西下的芦苇”拍摄的人，这会儿正迈着疲惫的脚步走向江堤。我脱下了

鞋子，坐在江滩上，倒掉灌进鞋子的沙土，穿上后，起身站起，也向渐渐安静下来的江堤走过去。

河水从桥下流过

走到那座桥的尽头，我才听到流水声，侧身向桥下望去，有好多片硕大的树叶和一截枯木从桥洞中漂过来。这是秋天十月下旬某日清晨，今年雨水比往年稀少，即使昨夜下了一场小雨，桥下的流水也不是很急，那些黄灿灿的梧桐树叶悠悠地漂走了，可是那截干枯的木棍却不急于随水走去，在河面打了两个转后，才贴着岸边的水草缓缓地向下游移去。

其实，吸引我目光的并非是这几片焦黄的落叶与那段尺把长的枯木，而是枯木之上那只羽艳丽的翠鸟。在那段干枯的木棍上，翠鸟就像是一个熟练的驾舟者，它扇动着翠绿发亮的翅膀，“唳唳”的叫着，红红的脚爪不断地跳起又落下，或许是为了保持浮物之上自己身体的平衡。这只翠鸟距离我仅有几米之远，在我诧异地看着这只翠鸟时，翠鸟像是感觉到有人在窥视它，“噌”的一声飞走了。

翠鸟跑到桥下涵洞做什么？望着翠鸟飞去的方向，我寻思道，一只小小的翠鸟，它怎么会想起凭借这漂浮之物“驶”进桥洞后，又从洞中的那片水域漂过来，难道这拱形桥洞中躲藏着更多的昆虫，浮游着更多的小鱼、小虾和螺蛳？

面对这样的提问，我总是沉默无语。即使提问者不是别人，是我自己，答案已被我即刻想到，我也懒得回答。更何况这样的提问一旦想说出，实质上也是需要有个倾听者的。可是那只翠鸟刚刚看见我，就选择了迅速地离开，它不想听我说话，飞到前面河滩那一片芦苇丛中去了，因此它也不愿意做个倾听者。

身后传来的说笑声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扭头看去，有几个挑着担子的人从桥那边走来，他们三男两女，跟在那个婆娘后边的还有一只大黄狗。他们的脚步很急，离我越来越近，我楞了下，赶紧走下桥，站到了路边上，是想让开这群挑着担子的人。可是那只大黄狗却不听那个婆娘的小声呵斥，颠颠地跑过来，多事地嗅了嗅我的裤腿，然后还抬头望了我一眼，摇了摇它那条高耸的尾巴，才回到了身穿红衣婆娘的身边。

这群人走近时，我看清这位婆娘笑靥如花的脸。她离我一步之隔时，有个声音婉转悦耳

地飘过来，“是我们桥西村乡下嬉戏（玩耍）的吧？不用怕哟，我家的狗好懂事的，不会吠（咬）你哩。”说着，她的担子从右肩换到左肩。那担菜看上去并不太重，至多五十来斤，不会让一个做农活的人感到沉重，她这么做，显然怕那担沾满昨夜雨滴的蔬菜碰到了我身上。我望着菜筐中色彩鲜艳的小青菜、白萝卜、红辣椒叹道：“你们这里的菜真新鲜，颜色还真好看。”走在后面的那个女人年龄稍大，她接过我的话戏谑地说道：“她家菜长的是好看，可也没她人长得好看呀。”好看的婆娘回过头去说了句“你真夸（讨厌）”，便放慢了脚步笑盈盈地对我说道：“是哩，今天起了个大早去地里收上来的。”

这时，她瞧了一眼筐中的蔬菜，随后又用幽幽的语调继续说道：“今年旱得好厉害，村里的稻田，家里的菜地，天天起早摸黑地灌水，浇水才没干死，想想也是，我们真得谢谢桥下的这条河，村里老人说它从没断流过。”听见她这番话，我感受到了他们肩上所肩负起重压。但这种“感受”对于我来说，应该是“身同感受”那个“感受”，它必须凭借自己的记忆才能获得——因为我也曾有过数年的乡村生活，也曾经历过干渴的水田天天盼雨落下的焦急。

走到前面去的人当中有人在喊，要他俩快点跟上来，那婆娘回应了一声，急切地向前赶了两步，担子从左肩又换到右肩，大声说道：“去镇上有两小里路，赶早的蔬菜价格要高点哩。”我觉得这句话是说给前面那几个人听的，也是说给我听的，从她大声说话时而又将那张笑靥如花的脸扭向我的那一刻，便佐证了这一点。但我至今仍不明白，那条跑到河边喝水的大黄狗听到这句话后，怎么会返身跑到我面前，再次嗅了嗅我的裤腿、摇了摇它的尾巴，还抬头认真地望了我一眼，才颠颠地跑回到那婆娘跟前。

大黄狗这是想记住我吗？可是我们的这支“乡村美好生活”采风小队，今天上午就要离开的这里。即使日后有机会经过这里，怕也难再次遇见他们了。

其实我走去的方向与他们的目的地相同，也是前面的那个桥东镇。只不过他们是去镇上卖菜或送菜（那个年龄稍大的女人刚才告诉我，她的蔬菜是送镇上饭店的，只是价格要低点），而我却是天微亮时漫步到桥西边的村路上，天大亮时，再返回到歇了两夜的那家民宿客栈。

春天的回忆（组诗）

●曹青

春分

细雨中，黑斑蝶的飞行约等于静止

河汉清浅，鱼熊交替
巫师的手指向烟雾缭绕的峰峦
断断续续的掌纹
在崖壁和龟甲上显现

左右吻合
直到桃花红透

寺院空寂
禅房里的小和尚
端坐在一段圆木上打盹
鼻涕拖到嘴角边

老方丈徐徐展开泛黄的残卷
乱石中的松竹
墨迹未干

窗下那声叹息
一半是山顶雷电
一半是炉底香灰

春天的回忆

当烟雾渐渐散开
道路在雨水中闪亮
跟随你的脚印，我们走过田野
走过山岗
一些油菜花瓣落在头发上
有的粘粘在裤脚边

母亲昨夜新缝的补丁
把它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年年春天
金黄的油菜花
总会在村庄周围
在坟墓周围蓬勃升起
田埂上的小花蛇，打猪草的女孩
几乎同时吐出麦苗染绿的舌头

这样强烈的饥饿感来自哪个灾荒年月
白蝴蝶迎风飞舞，蜜蜂嗡嗡叫
那片分开的油菜花
在你躺下的地方又重新合拢

秋天将尽

秋天将尽，窗外阔叶杨树上的叶子将尽
一阵风吹过，又有几片飘落

折叠起来，换季的衣裤再次挂回衣架
院子里盆栽的菊花未开
湖边芦苇花白
水面光滑如镜
抬头忽见新生的皱纹
雁鸣急切，惊心
一次次划过冰凉的夜空
屏息倾听
雪离头顶又近了几分

西门街边，新建的停车场就在老县医院旧址上
足浴房，算命馆，家电维修中心
忙碌的服装作坊，日光灯下
那些等待拼接的碎片
街上的行人和车辆

大雷岸

叶蕾

摄



都是“不良嗜好”惹的祸

●吴禾旺

前不久，一位好友身患胃癌走了。得知消息后，我心里很难受，难受地落下了伤心泪。是因为我们是忘年交，常在一起聊天，有时聚在一块喝酒，他专挑口味重的菜吃喝。他病中，我去过医院病床和他家中看望了几次，他那消瘦的身体和憔悴面容，使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交谈中，他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一脸无助的样子。我不得不劝他说，你这个病，不得大事，别想得太多。要相信医学和身体的抵抗力，是可以战胜疾病的。我还列举了肺癌病人的例子，他（她）们乐观面对，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他（她）们依然活得风声水起……

唉！人一旦患上什么疾病，尤其是胃、肝等肿瘤，就被折磨得非常痛苦。那临终前瘦骨如柴、痛不欲生的样子，看得家人很是伤心、很是痛心。我觉得，白血病、胃癌等肿瘤在多地多发病和家族人中多发病的因素有四个方面，一是因为当地种植棉花、水稻等农作物，使用农药、化肥等含致癌物污染水土等生态环境所致；二是因为家族中存在某种疾病遗传基因病史的人容易发病；三是因为进食高咸食物等不良生活嗜好的人容易发病；

四是因为不听好言相劝、抱着无所谓或我行我素态度的人容易惹祸。

我觉得，高咸食物吃多了，吃久了，就上了瘾，成了习惯。如果不吃咸的话，就下不了饭，就像喜好喝酒人一样，饭菜一上桌，就想喝几两，否则，嘴里清淡无味，饭菜下不了喉就像嗜好喝酒人一样，饭菜一上桌，就想喝几两，否则，嘴里清淡无味，饭菜下不了喉……有的人甚至嗜酒不要命，喝起酒来，却控制不住自己，喝了又想喝，喝了又要喝，喝了又抢喝，到了最后酒精大发之威，或满嘴跑火车，或东倒西歪，或倒在路途睡觉，或小便尿湿一裤子，等等，正如俗话说，“喝一辈子酒，等一辈子丑”。嗜好咸食的人也清楚，过多进食过咸的东西对自己身体没什么好处，

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总觉得自己身体棒棒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不会有什么事的，可不料，到最后却疾病缠身，想吃吃不了，想喝喝不了，想玩想乐都不成，悔恨当初自己这不该不该……

譬如，一个慈祥的父亲。他生前喜好咸食物和红烧肉等，长此下去，却得了高血压，老伴虽天天督促他服用降压药，但他嘴上或说这就服这就服，或说服了服了，转眼就轻视了。其实，他怕麻烦，觉得眼不服药没有什么关系……他临终前的一个上午，他儿子和儿媳妇特意从县城带着他喜欢吃的炸粉肉，回到乡下看望他和母亲。看他那满面红光和体胖的样子，儿子和儿媳妇却担心起来，劝他千万要坚持天天服用降压药，不然，

就晚了。他说，你们放心吧，不会有事的。谁料，就在十天后的一个中午，他突发“脑溢血”困在床上，不省人事，口吐白痰等症状，于当天晚上就离开了人世。后来，儿子听母亲说，父亲从外地回到家中四十多天里几乎三日两头没服降压药。

又譬如，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吸烟多年，烟瘾越吸越大。他几乎每天早上一睁眼，便靠在床头先吸一根烟后才下床，来到卫生间大小便时又点燃一根，边吸烟边玩手机，完了，再开始刷牙洗脸，刷牙时还连连恶心干呕。洗漱完毕后，接着又点燃一根烟，边吸边去上班。一天下来，小伙子要吸掉一包烟，有时要两包，甚至边吸烟边咳嗽，像是咽喉炎发着症状。他咽喉不爽时，边含润喉片边吸

着烟。小伙子的工作台上摆放的东西，除了香烟，咽喉消炎药和润喉片外，就别无它样了。小伙子也清楚吸烟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害处。家人说，一边吸烟，一边含润喉片，这岂不是矛盾吗？！劝他少吸烟或戒掉烟。他却说，这是要他的命……直到他妻子怀上二孩，他终于下定决心要戒烟。他妻子知道，戒烟是痛苦的，便买回瓜子和糖果让他混混嘴。他苦着脸说，要想把烟彻底戒掉，就得忍受痛苦，就得青石板上摔乌龟硬碰硬。妻子见他如此大的决心，便对他倍加体贴，倍加忍让，以防他有什么反复。

我在《今晚报》副刊上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笑林广记》里的《下饭》中，两个儿子吃饭没有菜，便问父亲：“用什么东西下饭？”父亲说：“古有望梅止渴，

今天你们就看墙上的腌鱼，看一眼，吃一口。”两个儿子照做了，忽然小儿子大喊：“哥哥多看了一眼！”父亲气得大喊：“咸死他！”这个故事令人深思，说明从古代起，早就有人关注到了咸食物的危害性，“咸死他”就佐证了长吃和多吃咸食，将会死人的……

我咨询过医生，也上网查过科普资料，都说，“盐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物质，但长期吃过咸食物，容易导致钠水滞留，增加循环负荷，加重心脏、肾脏和肝脏的负担，引起高血压、动脉硬化、肢体浮肿等疾病。中医认为，吃咸的有三方面危害：一是损伤肾的功能，使肾不能主骨，筋骨不健。二是抑制心的生理功能，影响心主血脉的功能，使血行不畅。三是损伤津液，导致口渴。专家认为，每人每天从食物中摄取食盐量不超过六克。平常饮食，以‘清淡为主’等等。”

总之，我似乎觉得，人生无常，人生不易，前行的路上，或遇上风雨交加，或遇见电闪雷鸣，或碰到沼泽泥潭等环境，但也有春风得意、阳光灿烂的时候……但不管怎样，一切的一切，只有我们改掉不良嗜好，按规矩、按科学等要求生活，不得病，或少得病，幸福将会到永远……